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三十三回 抱金鋼鐵牛上金殿 訪賊人煙子查賊巢

唐鐵牛來到金鑾殿品級台，就給皇上跪下了：「吾皇萬歲！萬萬歲！唐鐵牛與陛下叩頭。」

皇上一看唐鐵牛，懷裡頭抱著窪面金鋼，當時就愣了：我皇兄的窪面金鋼怎麼到他手裡了？雖然皇兄沒來，他抱著金鋼上殿，就如同我皇兄來了一樣。皇上在座位上就欠了一欠身說：

「唐鐵牛你平身。」

「謝萬歲！」

「唐鐵牛你可知罪？」

「什麼罪呀？」

「你在天牢打傷人命，還把鎮京總兵劉賓的腿給打折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萬歲，您說的話我一點兒也不明白，我沒罪，一點罪也沒有。」

「大膽！這麼大的事情，非同兒戲，你從實招來！」

「萬歲，不知道是誰給我安賊啊！我也不知道我得罪誰了。您要想把事弄明白，我好好跟你說一說。這事兒，你可到南清宮找八王千歲問問去，因為阮英坐了監牢，王爺千歲知道，把我找去一問怎麼回事，我就把這事的經過說了一遍，王爺覺得阮英是國家的功臣，大破了藏軍山，給萬歲找回了九龍珍珠冠有功。但是現在事情沒弄清楚，王爺叫我給他送一桌御宴去，表示給他一種慰勞，我就送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王爺把窪面金鋼給了我，王爺說：『萬一要使有人攔你，你就說是我給他送的，你帶著我的窪面金鋼，就如同我去了一樣。』我到那兒，劉賓不讓我進去，我說是王爺讓我送的御宴，他說什麼也不讓我進去，他一腳就把食盒給踢翻了，我說還有王爺的窪面金鋼呢，他說金鋼頂個屁！根本就沒聽。我承認我這脾氣不好，我們兩個人就吵起來了，反正是打人沒好手，罵人沒好口，我們倆也全罵了，一罵一動手呢，這小子他帶了不少官兵，我能打得過他嗎？噼噼啪啪把我好打，我就回去跟王爺說了。王爺一聽火了，說：『你怎麼不拿我的窪面金鋼打他呢？我這個金鋼哪，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百官不忠，你打死他沒罪。』我心想，人家說金鋼頂個屁，這話我要告訴王爺，事就更大，我是想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啊！我想這個呀，人不親武藝還親，我們都是武將，怎麼也得關照著點兒，我當時也沒說什麼，別把王爺給氣壞了。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，有人就告上我了，這叫惡人先告狀啊。萬歲請您明察。」

皇上一聽這裡面有八王爺呀，八王千歲給阮英送的御宴哪，當今皇上也懼怕王爺幾分，一想這個事兒我迴避了吧。說：

「劉延龍啊，這件事情你沒有查審明白，怎麼虛奏本章啊？」

「萬歲，天牢門外確實有幾條人命，劉賓的腿被唐鐵牛給打折了。」

「劉延龍，此事你繼續明察，然後再奏明朕得知。退殿！」

皇上退殿了，劉延龍一看這官司打不贏了。

唐鐵牛抱著窪面金鋼，跟著弟兄們就下了金殿了，周景龍手裡頭也攥著一把汗哪，心想，三哥你是真能鼓搗啊，怎麼把八王爺的窪面金鋼給拿來了？這事辦得可真俏啊。大伙一塊兒出來，周景龍說：

「三哥，你怎麼跑南清宮去了？」

「這話兒，咱們回府慢慢再嘮，走吧，你們先走吧。」

「三哥，你上哪去？」

「我抱著金鋼在外頭溜達溜達，一輩子沒抱過這玩意兒，今天我顯顯權勢！說不定還能找著假阮英。」

「三哥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們去吧。」

周景龍和弟兄們走了，唐鐵牛把金貴留下，跟他作伴，金貴就像小尾巴似的，跟在他的身後。

「三哥，你帶我上哪去呀？」

「隨便走走，把馬給我拉過來。」

唐鐵牛騎著白馬，懷裡抱著窪面金鋼，帶著金貴來到太師府門外，叫金貴把馬給他牽著。

「三哥，你上這幹什麼？」

「到這裡面看看這個假阮英在沒在蔡府。」他叫家將向裡面稟告，說唐三將軍抱著窪面金鋼要見蔡太師。蔡京也怕窪面金鋼哪！急忙把唐鐵牛接進府中。蔡京說：「將軍到此有何貴幹哪？」

「隨便溜達。有人宮中行刺娘娘，把太監馮橫給殺了。我想捉拿這個響馬。」

「噢！將軍怎麼到我府中捉拿這個響馬呢？」

「唉！我呀，是有病亂投醫，我到處查訪，順便看看。」

唐鐵牛出了客廳，蔡京跟著。唐鐵牛、金貴對蔡府之人都看了看，沒有一個長得像阮英那個模樣的，唐鐵牛邊走邊看，忽見前面有一座樓，這座樓挺闊氣，唐鐵牛說：

「太師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是鳳凰樓。我女兒未嫁之時的繡樓。她進宮以後，萬歲賞給了銀子，重修了這座樓，叫鳳凰樓。娘娘回來省親，就住在這座樓上。」

「噢！把這樓打開我們進去行嗎？」

「噢……唐將軍，沒有萬歲的聖旨，沒有娘娘的懿旨，這個樓誰也不能上啊！」

「我帶著王爺的窪面金鋼，到樓上看看吧，這是王爺的命令。」

「這個……好吧。」

蔡京沒敢惹他，唐鐵牛也是故意的，唐鐵牛心裡合計，這個假阮英能不能藏在這個樓上？唐鐵牛也是被逼得沒辦法。蔡京讓家將把樓門給打開，唐鐵牛上樓一看，裡邊只有一張床，下面有桌椅板凳，沒有更多的擺設。唐鐵牛周圍看了看，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，帶著金貴就下樓了。把蔡京氣得直咬牙，心想，唐煙子，咱們到時候再說。蔡京心裡恨他，表面上滿臉堆笑，說：

「三將軍，請到客廳裡用點茶吧。」

「不打擾了，改日再來吧，告辭了。」

唐鐵牛帶著金貴，離開蔡京府，就來到了童貫的兵部馬房中，在府裡頭折騰一圈，又到楊戩的吏部天官府裡也折騰了一圈。最後又到高俅的太尉府裡，在府裡轉了一圈，什麼也沒發現，從高太尉府裡出來，唐鐵牛就下了馬，拉著馬絲韁，領著金貴兩個人溜溜達達，正往前邊走著，見前面大道旁有一個攤販，不知道賣什麼東西，有一幫人圍著在買東西。唐鐵牛無意中向人群裡看了一眼！「嗯？」在人群裡的這個人，正好也看唐鐵牛，兩個人眼光一碰，唐鐵牛一看這個人，跟阮英長得一模一樣。唐鐵牛說：「金貴你給我拉馬。小子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唐鐵牛這一喊，那人是撒腿就跑，鑽進了一個大衙門。他這一跑，唐鐵牛把窪面金鋼插在背後，把鐵棒槌就摘下來了，也跟著

進了衙門。由這個衙門進去，出了那個衙門口，那個人可就不見了。唐鐵牛一看前邊時一條街道，這條街道是南北街，對面有一座店房，上面有塊匾，寫著張家老店。唐鐵牛在周圍一瞧，這個人沒有了，心想：他怎麼那麼快？我倆腳前腳後，一出衙門口，他就不見了，這時候，金貴拉馬也出來了，說：「三哥，追上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這小子不知跑哪去了，能不能進店房啊？走，到前面打聽打聽去。」

二人來到張家老店門口。問：「裡邊有人嗎？」

裡邊出來一個堂倌：「噢……二位要住店嗎？」

「不住店。要向你打聽一點兒事。」

「噢，那好。」

堂倌趕緊把馬給拴在槽頭，領二人到了櫃房，張老掌櫃的說：

「噢，二位有什麼事嗎？快請坐，請坐，先喝點兒茶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姓唐，我是四品都尉。」

「噢，都尉老爺，我們慢待了，沒有出去迎接。」

「不用客氣。我問你，你們店裡頭有沒有一個叫阮英的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阮英。」

「噢，那我給你查查店簿，看看有沒有叫阮英的。」

老掌櫃把店簿拿過來，唐鐵牛翻開看了看，根本沒有這個名字。「沒有啊。」

「我再問問堂倌，你剛才在門口看見進來一個人嗎？」

「唐將軍，我們這是店房，出來進去的人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你問的是誰呀？」

「你店裡頭有一個長得像猴似的，啊？個子不算高，背刀掛鏢囊，穿青掛皂，十八九歲，有這個人沒有？」

「你說的哪個？唉！你說的特徵，長得像瘦猴似的，各自不算高，穿青掛皂，背刀掛鏢囊，前兩天在我們這住的，有這麼一位。」

「在哪兒呢？」

「在後院，上房十四號。」

「好，你說准了。」

「嗯，我不知道你問什麼，反正有這麼一個人，你問的是不是他呀，我不敢說准，從你們剛才說的样子，我覺得像他。」

張掌櫃說：「你領著他們到後院去看看吧。」

「先別著急，我一會兒再去。」

唐鐵牛把金貴叫到跟前，小聲說：「老疙瘩，你別跟我在這兒，你趕快回去調兵，叫弟兄們快來，要抓不住他，就救不了老八阮英啊！」

「三哥，你自己在行嗎？」

「行，我先穩住他，你快走。」

「三哥，那我走啦。」

金貴離開了店房，唐鐵牛喝了一杯茶，心想：我不能在這坐著，我得上後面去，這小子跑了怎麼辦？他要是有所察覺，等弟兄們來了不是白來了嗎？

「堂倌啊，你帶路，我要到後院十四號拜訪這位朋友。」

張掌櫃說：「那好，你領著這位唐將軍去吧！」

唐鐵牛跟著堂倌離開了櫃房，就來到後院，上房十四號門開著，唐鐵牛早就看見了，裡頭沒有人。堂倌說：「就在這屋中。」

「人哪？」

「剛才我看見他回來了，這門不是還開著嗎？也許是小解去，要不就是洗臉去了，那您到屋裡先坐會兒吧，我給找找去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唐鐵牛到屋裡一看沒什麼東西，見屋裡的桌子上有把茶壺，用手一摸好像剛沏的茶，還挺熱。迎面有一張床，有被，唐鐵牛一屁股坐到床上，見桌子旁邊放著兩把椅子。唐鐵牛心想：這小子可能是辦什麼事去了。堂倌一會兒回來了說沒找著。唐鐵牛說：

「不用找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是他的朋友，一會他準能回去，這時他的房間哪！」

「嗯，那好。我稍帶著再給你看看。」

堂倌走了，唐鐵牛在裡邊坐著，心裡這個急呀，心想：是不是我們驚動了他？可別跑了。正想著，一抬頭，看見門口站著「阮英」，把唐鐵牛嚇了一跳，這個人的個頭跟阮英一邊高，短眉毛，圓眼珠，雞鼻子，雷公嘴，兩腮無肉，面如土色，就有一個地方不像阮英，在右眼角底下有一顆黑痣子，要不是這一點，誰也看不出來。哎喲！唐鐵牛心想：這小子怎麼長的那麼像阮英啊？世界上長的像的人是有，可沒有這麼像的，是不是阮英他媽生的雙胞胎，要不然怎麼能這麼像啊！唐鐵牛很穩當，坐在床上說：

「回來了？」

「啊！你來一會兒了？」

「我來一會兒了。」

「喝茶吧！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說著話，這個人就進屋了，倒了一碗水。「喝茶吧。」

「謝謝，請問朋友尊姓大名啊？」

「我呀！梁山老英雄阮洪芳之子，江南義士趙華陽的三徒弟，外號賽活猴，姓阮叫阮英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，哎喲我的媽呀，把阮英這套嗑背的可挺熟。

「嗯，你認識我嗎？」

「你呀，你不是我三哥唐鐵牛嗎？」

「嘿嘿！」唐鐵牛樂了！「我說小子，你裝得可挺像，你把骨頭拿下來，找桿秤稱一稱，你比阮英的分量輕多了。那是南路招討使，辦出事情是四面見線，八面見光啊，那是人啊，你小子是畜牲！小子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把真名露出來！」

「嘿嘿，看樣子今天還要跟我比畫比畫嗎？」

「兔崽子，你趕快服綁！」

「我要是不服綁呢？」

唐鐵牛順手抓起一把椅子，「啪」奔他就砸下去了，這小子往旁邊一閃，椅子砸空了。唐鐵牛又拿起一把椅子，又砸過去了，這人又一閃，椅子又打空了。「當」這小子這一抬腳把窗戶踹開了，「噌」縱身就出去了，來到了當院，揮臂膀，摠繃簧，「噌」亮出柳葉單刀：

「婁子出來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唐鐵牛從屋裡蹦出來，手端鐵棒槌。心想：弟兄們快來吧，這小子一定有兩下子，沒能耐怎麼能夜入皇宮呢。大概他是跟蔡京勾著，現在光憑我們說不行，得把這小子抓住，才能真相大白呀，唐鐵牛拿鐵棒槌就過來了。

「小子，你報報你的名字！」

這小子根本沒聽唐鐵牛說什麼，擺刀就剝，唐鐵牛用鐵棒槌招架，兩個人戰到了一處。假阮英這口單刀，上下翻飛，來來回回，動作比猴還快。唐鐵牛心想：我打不了他了，剛動手還可以，時間長了，我非敗不可，弄不好他把我宰了。那可就全利索。我死不要緊。別把窪面金鋼再落到他手，那可就更麻煩了……這陣唐鐵牛累得渾身全是汗了：

「小子，招棒槌！招棒槌！」他依仗忙乎得歡。再看這假阮英呀，不想繼續和鐵牛打了，一縱身就到了牆根，唐鐵牛一看，這小子想跑。

「小子……你要是不敢跟你爺爺打，你是跟你師娘學的，你是狗熊！」

這人擺刀正想走，聽他一罵，縱身又回來了，說：

「婁小子，你真不想活了，老爺我不想殺了你，你倒想讓我殺了你，那我就費點事，小子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他又跟唐鐵牛打起來了。唐鐵牛想：我得把他纏住了，不然弟兄們來了撲了一場空，要抓不住他，就救不了阮英啊，我豁著命不要了。唐鐵牛跟他打著呢，這個人忽然靈機一動，好像想起來什麼，一縱身，「噌」，上房了，唐鐵牛又跟著追上來：「小子，你給我下來！」

這個人「啪」甩手一鏢，唐鐵牛往旁邊一閃，鏢貼著脖子「噌」就過去了，把唐鐵牛的脖子碰破了一點皮，「哎喲」！婁子叫喚一聲，再看這人跑遠了，這工夫，時長青，花雲平，徐文彪跟著金貴來了。

「三哥，響馬呢？」

「跑啦，剛上房。」花雲平，時長青，徐文彪幾個人全上房追了下去。過了幾層房，跑出老遠，又跳到地上找了半天，影蹤不見，哥兒幾個又回來了。來到張家老店的後院，看唐鐵牛還在那站著。

「三哥，你怎麼沒把他纏住？」

「我夠纏的了，這小子心眼多，他可能知道我在這要把他纏住，去叫人啦，他是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上房就跑了。跑就跑了吧，想辦法再抓他。這小子跟阮英不同的是右眼底下有顆黑瘡子。你們可得記住，這是相貌特徵。」

「既然有瘡子，咱們就能辨認出來。」

「是呀，要不然跟阮英一模一樣。」

大家回到狀元府，跟周景龍一說，周景龍說：

「三哥，以我之見，應該把這些事奏明八王千歲得知，叫他老人家知道這個假阮英與真阮英的不同地方。只怕我們見不著八王千歲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那好辦，南清宮我熟，出來進去都隨便。我正好給王爺送窪面金鋼去。」

大伙一聽，還是三哥行啊，人家踹得開呀，南清宮是隨便出入啊。